

风土记

泔水的歌

舒飞廉

在这个繁华而迷茫的世界上，我们这些带着执念

尚在生活的人，需要家乡的歌来将我们安慰。

在这个通过网络，音乐唾手可得的年代，我还顽固地保持着用车载音响听CD的习惯。运气不错的是，在唱片业彻底成为败狗之前，我已攒下了好几箱碟片，其中不少都是黑胶，这让我就像一只秋谷贮满的田鼠，可冬眠在从前的歌里。我每个月回老家去闭关，动力在哪里？乡下的朝霞与星空？深巷里的鸡鸣与狗吠？跑步的树堤？在二楼书房里，听早中晚捧碗吃饭的乡亲们在下楼的闲谈？当然都是有。我还特别喜欢，由武汉到孝感，在汉十高速上东西往返二个小时的车程，车如游龙，歌如惊涛，由严凤英到窦唯，由阿炳到北京天使合唱团，醒来的田鼠享受它的音乐饕餮宴，窗外的世界在互联网互通，狂飙突进，追得上吗？无所谓。数百张碟片里，我最喜欢的可能是王应良兄送我的《泔水民歌》吧。

大概是十几年前,我被一份故事杂志拉去做主编,这对当日满脑卡夫卡叶芝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的飞廉兄,算不上好差事。但工作之道,不就是克己复礼以为仁吗?我也学着去了解中等文化程度的城乡读者的口味,去学写口语体的市井故事,去访问县市文化馆的故事家们,拜码头,求指教。我去得最勤的地方,是黄州市下的泔水县,常常一个人开着之前我的老凯越,国道省道县道,朝着东南方的大别山,沿着新河边的公路,六七个小时,才能拐进熙熙攘攘的县城。新河清流缓缓,堤岸上白杨历历,我知道这就是苏轼在他的《浣溪沙·游蕲水清泉寺》里提到的河:“山下兰芽短浸溪,松间沙路净无泥,潇潇暮雨子规啼。”

难道人生无再少?门前流水尚能西!休将白发唱黄鸡。”沙路铺成了柏油路，坑坑洼洼并不好走，布谷鸟还在翠绿树丛里长吟，只是大别山中的春兰蕙兰已经很难挖到了吧！新河与我家乡的小澨河一样，也是往西流的，它的小小逆袭，曾给种粟吃肉、写字作文、姑妄说鬼、闷闷避世的苏轼君以莫大安慰。

我们仿效《故事会》何承伟老师的办法，办了一个故事沙龙，由县电视台的王应良老师主持，他与夫人程小成，都是当地有名的作家。沙龙有一点像故事的孵化器。我们坐在县文联的会议室里，听来自不同行业的作者们讲故事，好像是由生活里面，去淘洗金粒，再将这些金粒熔炼锻打成器物与首饰，活色生香，曲折有致，醒人耳目。这些由田野乡镇里分泌出来的小作品，赋予我的新杂志以特别的风味，于我自己，当然也是很好的写作的练习，故事与风土，从前其实并不在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学士、硕士、博士……的睡眠里。我由一个一个凝聚成形的泔水故事里，好像也在慢慢变成一个泔水人，能够跟闻一多、徐复观们攀上同乡的交情。沙龙之外，也会去游山玩水。泔水县的名胜是三角山，远远看去像搁毛笔的笔架，所以也有“笔架山”的说法。有一次，山中走到汗水淋漓，大家在崖前休息。应良兄提议唱歌，唱么歌，唱山歌，市作协的何存中老师，县文化馆的叶小青老师，还有应良兄，三个人合唱由叶老师采集到的民歌：“山歌本是古人留，留给后人解忧愁。三天不把歌来唱，三岁的伢儿白了头。千万莫把古人丢。清早起来事儿多，先刷瓢儿后刷锅。掌柜回来要吃饭，细伢醒了摇摇头。哪有那工夫唱山歌？”春阳煦煦，远处新河如带，三个中年男人，粗声大嗓，用鄂东的歌直方言，在青松下唱歌。艺术不仅在典籍与庙堂，也在口头与民间。三岁的孩子需要谣曲学话，灶屋里忙碌的主妇，也得靠歌声来宽解她的烦忧。文艺自有传统，在生活之流中的坚持，也特别可贵。他们的合唱，好像东南风颀面吹来，令我遍体清凉。对的，这是我的领悟时刻，感谢三位老师像禅宗里的老师父一声断喝，分开飞廉顶门八片骨，迎面泼盆雪水来。此地离黄梅县的四祖寺五祖寺，果真不远。

由三角山下，应良兄送碟片给我，他们自己制作的民歌CD，《山歌本是古人留》在第一节。我反复听，碟片被唱片机磨坏，劳烦应良兄又寄了好几次。我唱歌的本领，基本上是零，也能够跟着大伙哼完《我的祖国》，加上大学里妻子花一个多月教我学会刘德华的《像我这样的朋友》去KTV凑数，这个泔水的歌应是第三首。我也许是想象着，有一天能够跟应良兄他们，组成四人组，在艳阳天短松

冈，再来一次小合唱吧。碟片里，我没学会，但耳熟能详的，还有几首。一是《黄鸡公儿尾巴妥》，歌词是：“黄鸡公儿尾巴妥，三岁的伢儿会唱歌，不是爷娘教的歌，自己聪明叨来的歌。竹子爷呢，竹子娘呢，我与竹子一般长呢。竹子长大，做扁担呢，我长大了，做屋梁呢。”正是苏轼“休将白发唱黄鸡”中黄鸡的子孙。六七月份的盛夏，小公鸡长出了尾翎，会打鸣，会朝母鸡身上跳，屋前的竹子也由笋变竿往上蹿，公鸡长大，多半是挨上一刀，竹子长大，做成扁担，由青芒挑到沉紫，摇窝里的孩子？终究会成为做“屋梁”的闰土吧，失去小公鸡尾翎上奇丽的光芒，失去青青子竹的粉黛，成为人家的爷娘。但又有什么要紧，生命中的忧伤与宇宙的灵气，会隐秘地降临到新生的孩童身上。跟闽南民歌《西北雨直直落》、俄罗斯民歌《啊，顿河》一样，我对这支摇篮曲百听不厌，它是世界级的歌。

还有一首歌，是唱给八十余年前，活跃在大别山中的红军的：“睡到夜更深，门口在过兵，又要茶水，又不喊百姓，只听脚步响，不见人做声。伢们不要怕，这是红四军，姑娘快起来呀，门前点盏灯，照在大路上，同志好行军。”生动的白描，来写彼时星月夜里，一群农民士兵夜行的景象，他们由乡村里来，带着农民的希望去战斗，自然会得到妇孺格外的关切。这首歌获过奖，好

听！我常常一边听，一边想到那些与我祖父一辈的大别山青年，殒身在民族与国家的战争里，“血沃中原肥劲草，寒凝大地发春华”，为日下这个繁华盛世的到来肝脑涂地，我会在车窗下泪目。

还喜欢一首歌，也抄出来，它喜气洋洋的，适合元宵节的巡游里，由一个男人在划早船时扶着船杆唱：“正月里来是新春，王母娘娘做寿辰。打散了蟠桃会，八仙啦出东门。二月里来是花朝，空中来了孙老猴，偷吃了瓜桃梨，惹出了大祸临头。三月里来是清明，空中来了吕洞宾，手握着三星剑啦，上拜呀观世音。四月里来麦刁儿黄，空中来了何仙姑，手拿铁拐子，拐干了洞庭湖……”《西游记》可能的作者吴承恩，当年就在泔水县隔壁的蕲春荆王府做过纪善，这首歌的诞生恐怕比定本的《西游记》要早，里面讲到大闹蟠桃会的，是八仙，而且被称之为“孙老猴”的孙悟空，说不定就名列这八仙之中，女神何仙姑手里的标配，也不是莲花，而是一只漏勺，她与其他道爷们一起胡闹，将洞庭湖舀干了，湖里的龙王怎么办，钱塘君柳毅他们会与他们约架吧！我喜欢歌中的油滑、嬉戏、精力无限，好像在描画那些乍学手艺走南闯北的乡村青年。我听着这首歌，特别为自己的绿林记系列，写了一篇《龙宫记》，讲的就是八位青年工匠去洞庭湖

里，修建龙宫的故事，这是我自己最心水的小说啊！

CD里其他的歌也是好听的，“姐儿门前一棵槐，脚踏槐树望郎来，要问女儿你望什么，我望槐花几时开，不好说的是望郎来”，“双手洗得白如霜，欠死了几多的少年郎”，“没有我的郎啊，哪来的儿和女”，少女思春，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”的“踢地呼天”，古往今来皆有之。不知道苏轼在“敲门试问野人家”的路途，有没有听过这些下里巴人的歌，但出生于下巴河镇的闻一多一定是听过的。我读过红烛诗人一首题名《大暑》的诗：“……今天是大暑，我要回家了！/燕儿坐在桁梁上头讲话了，/科头赤脚的村家女，/门前叫道卖莲蓬，/青蛙闹在画堂西，青蛙闹在画堂东……/今天不回家辜负了稻香风。”写的不仅是故园的风情，诗中的节拍与步调，也是由家乡的谣曲里化来的吧！

杂志业凋零，去年我转调到高校教写作课，由编辑的职业转向研究，多受益于闻一多先生的神话学。研读他的全集时，我常常感慨，大别山家子，云梦泽故地，它发育出来的文明的精血，早已浸透了我的身体。神话、歌、诗，不会随着我们肉身的瓦解而消亡，它自会重新去物色能唱歌的灵醒的“三岁的伢儿”。上月我看学生作业，读到李欣朋同学的散文，她是由泔水考上学来的。欣朋同学怀念母校刚去世的语文老师，老师的笔名叫“成尘”，年前因心脏病骤然去世，是一位女诗人。我提议欣朋同学努力整理她亦师亦父的恩师的诗集，前几天她将电子初稿传给我看。这位喜欢里尔克与普拉斯的女诗人其实已经吟出了她的天鹅之歌：“我说，春天本无意撩起天色/它一定单单是来看看/这个人间还需不需要安慰/但愿我懂得这朵时间的玫瑰/我安坐其中，我已不相信眼泪……”（成尘《我说，春天》）

大别山母亲！在这个繁华而迷茫的世界上，我们这些带着执念尚在生活的人，需要家乡的歌来将我们安慰，需要那些在家乡的田野与市井里，经由热血与眼泪的浇灌，绽放的“时间的玫瑰”。它们会像“门前点着的灯”，指引我们不至于迷失在现世与网络的迷宫里。

2016，12，31，武汉



愿新春已后吉吉利利，百事都如意

(书法)

刘石

口之于味

李翰

饭店每天都挤满了人。只能说是饮食习惯不同，再好的东西，也有个接受和适应的过程。比如广西的柳州螺蛳粉，外地人头两次吃，可能受不了那份酸馊，等到习惯了，只觉天下美味，莫过于斯。桂林和南宁的螺蛳粉店，每天也都是人头攒拥，而在上海却难以推广。上大附近一家螺蛳粉店，极其地道，不到三个月就关门了，想来是一下子适应不了那味道。魔都的美食多的，谁有功夫再给螺蛳粉第二次、第三次的机会呢。后来又开了一家，在配料上作了一点改变，酸笋、腐竹的味道都淡了许多，汤也少了些许酸馊。这家店命运似乎要好些，现在已经超过三个月了，还在开着。

饮食习惯有顽固的地域性，橘生淮北，已不复为橘。“地道”，是对地方美食的褒赞，可一旦离开本地，毫无变通的“地道”，却活不过三个月。韩式餐馆在上海遍地开花，来韩国领略了韩餐的清冷寡淡，回味国内的韩餐馆，原来也只是挂着个韩国的招牌，捎带了一星半点的韩国味道。

外国人吃起来清冷寡淡的韩餐，却不失为本土韩人的美味。饮食习惯的差异性，似乎在消解对美食的共识。但是，一些来过中国的同学，却又多偏爱

前些日子，网上看到一位山西小店主，因为要过节了吧，想把手中的货优惠出售。其中有封褶皱泛黄的信，价格也就是机场一碗牛肉面，居然无人问津。急得他10元10元地一路降价。因为信没有句读，也没署名，小店主既看不太懂，也无法进行炒作。于是我细细通读了一遍，立即支付。信说的是在外打工的父亲，两次接到儿子来信，告知家中缺钱，急需救助；但父亲却遗憾回复，凉州当地兑款业务停顿了，无法汇款；正在此时，他听说有位老乡最近打算回家，就托他带些钱款，顺便给捎去。父亲希望儿子好好听话，“各事勉志奋前”，“协助母亲竭力维持”，并说自己事业一旦有“端倪”，就会立即“束装”赶回。

儿子有名无姓，父亲名姓皆无。信中提到的老乡“任锐峰”亦不知何许人也。唯一明确的线索，是他们那个村子，叫上文村。

一个在外做事的旧社会村民，如何用娟秀小楷，随手写出一封文理畅达的家书？这信并没打格子，没划竖线，篇章却能如此之好；用笔固然随意，却笔笔中锋，厚实工稳；结体别有一番优雅，圆润中透出气力……

仔细查阅资料才知道，上文村并不简单。

上文村位于山西省阳泉市盂县西烟镇，现有人口284人，村户108户，耕地1125亩，据大明万历癸卯年（1603）《重修文昌阁碑记》载：“我村古称上文，人才辈出，至唐元而益盛。赐杨象状元第，时连三榜九名进士，腰金者七十二人，缙绅甲于天下。”

此地原名渴水村（因缺水命名）。后至宋、金张氏传13世就有27人登科进士，其中有五世为兄弟同科。因文人荟萃出故将村名改为“尚文村”，今演写为“上文村”。

上文村还有过两大名门望族，其祖先一为张士贵，一为侯道济。

张士贵和侯道济这两位的大名，如今已被千年历史几乎就湮灭了。根据当地报刊资料，温习一下两家人的历史，还是很令人震撼的。

张士贵系唐初名将，祖籍孟县上文村。自幼善骑射，弯弓一百五十斤，

左右射无空发。从唐太宗让他“作武功之咏”来看，张士贵还有相当的文学素养，是一名文武双全的非凡人才。后来张士贵官左领军大将军，获封魏国公，子孙袭爵。卒后，唐高宗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，并赠辅国大将军，谥号曰襄。宰相上官仪亲自为他撰写墓志铭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高宗又诏赠其东园秘器，并给仪仗之荣，陪葬太宗于昭陵。张士贵后裔从第九世张崇嗣起到第二十七世止，连续19代，代代有进士，从未间断，共出进士34人。这样的进士世家，在中国科举史上是极其罕见的。

再说侯道济。此人进士登科，官至丹徒县令。他女儿“自幼好读史书，博知古今”，使他常感叹：“恨汝非男子。”这位侯氏女善良贤淑，治家宽厚待下，从不打骂奴婢，生于官宦之家，却很爱护贫苦困难的人。后来，侯氏生下了程颢、程颐这两大名儒。“二程”长大后，还念念不忘母亲的教诲，常对人说：“我们兄弟从不择衣食，不恶语伤人，这些习惯不是生来就如此，而是母亲教育的结果。”

由此可知，这村子里的乡亲，如此出手不凡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村子虽好，时局维艰。我们或许永远不会知道，兵荒马乱的年代里，这信中的一家人具体情况如何？这笔钱款是否妥善并及时送达？信主人的事业是否终于顺遂？……但我们能从一笔一画的如新墨色中，感受到清末民国时代，饱读诗书，踌躇满志的父亲，背井离乡，远上凉州谋生，却遭遇诸事不顺，导致“返里之望无日可盼”，全家经济困顿。当时已届暮春，极有可能被这位父亲，过年也没回过家，没给过妻儿老小必要的生活费，不然，家中不至于春季就如此窘迫，儿子也不会接连两次写信急催。

眼前，年关又至。中国亿万在外务工的人潮，都像这位当年的父亲焦急等着回家，好将一年积攒的收入，喜滋滋地交给妻儿父母。国泰民安的时代，一年辛劳下来，他们应该多少都有积累和收获，起码都有手机，可随时同家中热线联络；他们的钱款，甚至可以通过电汇、银联、微信、支付宝瞬间到达亲人的账户。而此信主人，却只能通过点画撇捺、老乡捎钱这种最原始的方式，倾注着自己对一家人的思念和关心。他只是一介村民，但“旧式父亲大人”的那种威严，上文村那份醇厚底蕴和朴实家风，都藉着这片皱纸，跃然眼前。平凡家书中，永恒而无法褪去的那段悲凉与温情，在这辞旧迎新的春日，细细读来，令人唏嘘。

着虚伪，但味蕾却最诚实。这么说，并不包括旅游小册子上的美食推介，也不包括电视台旅游频道的美女主持或小资文青的旅行笔记。味蕾固然不虚伪，但佳肴之美，味蕾识之而不能言，能言者，味之粗也。旅游小册子的套路是民俗风情搭配地方特产，号称不吃某物，不算到某地，实际上多是拼贴资料，人云亦云。如若按图索骥去寻觅，往往不免大呼上当，所谓地方风味已混同于景点所售卖的纪念品，千家一面了。感到上当的另一种可能，过年时的推介或非虚美，但真正的美食，总喜欢先设一道障碍，若世之非常之观，常隐于险远。川菜的麻辣，桂菜的酸馊，螺蛳粉由怪味到美味，臭豆腐闹着臭吃着香，那是要你拿出时间与精神和它磨磨，方能渐入佳境。背包客来去匆匆，浅尝辄止，自然与之无缘。电视台美女主持的实地体验，咋咋呼呼，眉飞舌舞，俨然文字第一号饕餮。然口红不花，十指如玉，身量纤纤，总让人疑心是在摆拍。这类旅游及美食节目，也只能当电视剧来看。小资文青则多是文抄公加粘贴匠，为的是在朋友圈发照片，人家吃东西，吃的是所谓情调，更不能当真。

味蕾的诚实，还会出现“萝卜白菜，各有所爱”的情况，但这与“口之于味，有同嗜焉”也不矛盾。味有同嗜的第一层意思是好坏自有其基本的底线和标准，第二层意思是在分辨好坏的前提下，趋好避坏为本能选择。“同嗜”之“同”，意在此也。萝卜白菜的偏爱，是在辨识好坏的基础上，个体在同质间的自由选择，因为无论萝卜还是白菜，只是种类的不同，而非属性的差异啊。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